

巴/渝/风/物

## 香自静观来

陈福厚

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

朋友从家乡捎来一束蜡梅，花香如故，鬓已先斑，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脑海里乍然荡开，挥之不去。

我的家乡在静观，享有“中国蜡梅之乡”的美誉，种植蜡梅已有500多年的历史。

静观的名字来源于镇内曾经的静观寺。“静观”一词取自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，寺庙始建于南宋时期，清代开始在附近形成集市，逐渐发展为静观场，最终成为镇名。而今，寺庙已经作古，名字却以这样的方式存续下来，也算是一份缘法和底蕴。

清晨，提一盏冬阳，迫不及待地赶赴一场倾情回归的馨香之旅。万物静观皆自得，三生勿忘只心痴。家乡那万亩梅林一直是我记忆深处的童年。

素心村，素心湖，素心蜡梅枝指青冥，傲然绽放。

这里是新打造的中国静观蜡梅博览园A区。青瓦白墙，湖山影映，在自然和谐的美景衬托下，一种休闲自在的意趣伴着蜡梅的馥郁芬芳，酿成一湖醉人的美酒。酒里泡着青草蓝天，我和那些攒动的人头仿佛酒中的人形山参，泡出生活的成色和永不消逝的笑容。

赏花、露营、享受美食，这里一应俱全。最妙的是插花技艺，梅香入指，巧手生花，令人赞叹。

我不讨厌热闹，但赏花是一桩雅事，人不宜太多，太多就会失去赏花的本真，又特别是赏蜡梅！

浓妆艳抹的春花也许会特别享受蜂蝶的萦绕，但恬淡清冷的蜡梅只会内视自己的芬芳。这优雅的气质为“静观”赋予了又一层含义。

于是我赶到B区，静观蜡梅500年发祥地——对山，这里是蜡梅的海洋，赏梅的天堂，到处充满着返璞归真的天然之趣。

在静观的对山，静静地观赏山上怒放的蜡梅花，像怒放的生命，我瞬间沉溺！

虬劲的枝头上开着密密匝匝的花朵，像山间自由的精灵。那绽放的不只是花，是乡亲一张张幸福的笑脸；含苞的不只是蕾，是人们对美好未来含蓄的期许。黄色的花瓣润而不艳，晶莹剔透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风姿

独绝。花香蘸着阳光，在我最虔诚的心中书写，书写一寸温柔，书写一段乡音，书写一篇天下大同的鸿篇巨著。

蜡梅非梅，独属于蜡梅科蜡梅属，为此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。这世间太多的花只为招蜂引蝶，注重外在色彩，其香或浅、或闷、或俗，像蜡梅这样沁人心脾、直击灵魂的芳香是世间独有的。这芬芳仿佛能点燃你心中最美好、最纯净的那点希望，把你的骨血身心彻底净化。

当你遇上蜡梅开花，你一定要停下脚步，静静地凝望，深深地呼吸，卸下自己所有的负累，做一朵特立、安静、自由的花朵。

于浮华世间，我常想：花有百样，君何独香？

此刻，我终于明白：那是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积蓄，承载着万千萧瑟的使命，拼命用一生的力量开出的花，是生命的芳香！

“这是我珍爱的蜡梅，这是我心念的故乡！”我默念着，“这么美，那么静……”

对于故乡，我总感觉有一些亏欠。我曾用极尽的词赞扬过很多山水，却很少赞美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你太亲，仿佛从不曾当面称赞过自己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一样。

对于父母，我感觉更亏欠，自从工作后，就很少陪伴他们左右，以致都来不及温暖父亲那双让梅花生香而冻僵的手，也未能时常在秋风和冬阳中，陪伴母亲依在老屋旁那颗孤独的心。

这时，我看到前方一树早花，花朵已经凋零，树枝上残留的些许已经泛黑，像极了父亲曾经被烟熏的牙齿，又像是母亲坐在村口脸上那展不开的皱褶。但故土难离的情愫，让母亲就如那孤傲的蜡梅一样，坚守在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，绽放自己的青春，珍藏自己的回忆，望着夕阳不愿离开。

我定了定神，再次看向那漫山遍野的花，突然释怀：于繁华世间，有一地可安，有数人可念，有一片心香如故的蜡梅在等待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找到回去的方向，何其幸哉！

君心终不渝，香自静观来！

(作者系重庆市北碚区文联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## 落叶

石子

我好喜欢落叶，它腼腆离开枝头之前，会红着脸表达歉意

我好喜欢落叶，它随意离开的时候，不需要仪式

也不选择良辰吉日

我好喜欢落叶，它洒脱

飘飞的姿势划破阳光，很美丽

我好喜欢落叶，对归宿

从不在意

屋顶可以，草丛可以，污水可以

很多时候，它不惧粉身碎骨

落钢轨、落道路、甚至落入火堆中

(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)

## 缙云山雪

付新民

我不是为宣告而来

我选择消融

当千峰陷入自身的静默

我才显现，那最温柔的冷

莫问我的形状

我进入万物的呼吸

所有攀登指向剔透

所有飘零，都是深情的寄托

你若寻找真相

不必开凿崖壁

我正收留整座山的空寂

与飞鸟划过时，天空的颤音

我曾在最高的枝头，收集星光

也听过深土里的梦

当我汇入第一道溪涧

那奔流的，全是山魂清歌吟

(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教师)

新作者

## 外公的无花果

杨清清

小时候，外公总会翻山越岭，走几十里山路，为我送来一篮甜甜的、香香的无花果。

那篮子，是外公用心间的竹篾亲手编织的。无花果们挤在一起，紫红着脸，像怕羞的胖娃娃。每一个，都裂开一道小小的“糖口”，那糖浆仿佛要溢出来。

儿时记忆中的无果树都是矮小的。唯有外公的那一棵，是例外——它高过了小屋的屋檐，树冠如一片墨绿的云。我踮起脚，把手伸向一枚青果，实在够不着，我便跳起来，突然，外公的大手拉住我的小手，说，“小心摔倒，还不是时候，等它熟了，外公就给你送来。”我兴奋地把外公的许诺告诉妈妈，妈妈说：“你那个外公听力有损，打雷都听不到，他根本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？也不会给你送无花果来！”我有些沮丧，着急地问妈妈：“外公他真的听不清我在说什么？他真的不会来吗？”

直到那个雾蒙蒙的清晨，外公那熟悉的灰布衫身影带着露水出现在院门口。竹篮里满是熟透的无花果，每一个都咧着甜甜的笑。我快乐地冲着里屋的妈妈大喊：“外公听见了，他听见了，他把无花果送来了！”他摸摸我的头，转身走进晨雾里，任我们怎么留饭，都只摆摆手，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尽头。

他的耳朵听不见世间的声响，却能听见我心底最细微的渴望。每一个果子，都是他无声的回答——年复一年，那香甜的馈赠，从未间断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外公他都始终坚持着在每年果子成熟的时节，走几十里山路将饱满的果实送来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有些约定，本就不需要声音。他把所有的疼爱，都放进了每年送来的果篮里，把所有的不舍，都压进了沉默的脚程里。

长大后，我去了很多没有那棵无果树的地方，而外公，也像一棵完成使命的老树，安静地睡进了故乡的泥土里。

如今，我在异乡的水果店里，遇见那些被精心摆放的无花果。它们完美，标准，有着统一的甜度。我买上几个，小心翼翼地品尝，却再也尝不到那股儿时混合着山路与竹篾清香的无花果了，虽然它还叫无花果，却不再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我慢慢地咀嚼着，喉间涌上的，是半个世纪的怀念。那个执拗的背影，那棵高过屋檐的树，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，满是香气的童年。

(作者系清清语言工作室主理人)

蕉/窗/漫/笔

## 雀声嘈嘈

吴天胜

自单位大院里遍植花卉，鸟鸣鸟影便随处可闻可见了。

入院即见画眉，从桃树跃上竹梢，又飞回梅丛，再跳上玉兰枝头，啾啾鸣个不已。麻雀不甘寂寞，从公园跃入院落，飞上藤蔓，左摇右晃，宛如荡秋千。循声望去，它们已立上枝头，小脑袋一歪，尖喙开合间，美妙的声音便叫醒了每一朵花。

待你举起手机欲拍，它却“嗖”地一声，振翅掠入公园草丛，只留下一路啾啾与你一脸的东张西望。

此景常现于大院。经历多了，便有了经验。闻鸟鸣则循声远望，待枝头花间觅得鸟影，悄然举起手机，放大焦距。鸟影在屏幕上清晰如画，一振一抖，即成美图。

晨光漫过爬山虎的时刻，我总爱在后院篮球场徘徊。藤蔓自水泥墙顶垂落，已成一帘绿瀑。那日，一只麻雀在绿瀑间往复飞掠，鸣叫尖厉如刀。初时未在意，以为它如常鸟，见人即遁。

球场不大，三两分钟可绕行一周。缓行几圈，渐觉异样。那麻雀不停在藤蔓上尖叫，我近则飞走，远则复返。

此情少见。寻常鸟雀见人，一去不返。暗自纳闷，举机欲拍，它又飞去。反复数次，勾引起好奇。细察之下，竟发现还有另一只麻雀，形貌相似。两只鸟儿一般模样，在藤蔓间不停飞梭、跳跃、尖叫。

它们就在离我两米远的藤蔓里。欲再靠近拍摄，麻雀却飞鸣不止。

忽然，辨出那鸣叫不再悦耳，竟是声嘶力竭。其声似绝望，似焦躁，又似守护，更似鼓励……何故如此？

莫非它们遭遇了凶险？环顾四周，细细打量藤蔓

深处。

藤蔓底下的地面上，一只小麻雀正叽叽哀鸣。它体型比藤蔓上那两只小得多，翅膀羽毛尚未长全。许是它们的雏鸟。它在地上踉跄跳跃，试图飞起，却仅能离地寸许，怎么也够不着藤蔓。

看来，这是一只学飞的雏鸟。大约它的巢就在藤蔓间，试飞时不慎跌落。它的父母这般焦灼飞鸣，是在示范，是在呼唤，是在鼓励它永不放弃……

小麻雀确实不放弃，隔一会儿便奋力跃起，却每每只能飞出几十厘米。瞧这光景，它暂时是飞不上藤蔓了。

我上前一步，正欲捧它放回藤蔓。不料，两只老麻雀叫声陡然凄厉，几欲扑来啄我。

它们是惧我伤害幼雏？还是不愿我援手？

忽忆起网上一则视频。一孩童因病瘫痪，其母照料时甚是“严酷”，日日强逼其康复训练。有人不解，斥其心硬。未料几年后，孩子竟能行走。众人见此，方为母亲喝彩。

万物之理相通。这两只麻雀的飞鸣不息、声嘶力竭，不正是为了催促小雏早日翱翔？

遂息了相助之念，退后几步，静静观望。两只老雀见状，鸣声稍缓，飞势亦渐平。我心中了然，悄然退出球场，轻轻阖上门。需留一方安全天地，容那小雀安心练习飞翔。

午时再至球场，小麻雀已杳然无踪。藤蔓间唯闻悦耳鸣声，嘈嘈，叽叽……此起彼伏，像在唱一首永不重复的歌。

风起时，藤蔓轻轻摇晃，仿佛在给新飞的小麻雀鼓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